

楊俊光 著

江蘇教育出版社

墨子新論



墨子新論

張岱年題

(苏)新登字第 003 号

墨 子 新 论

杨 俊 光

责任编辑 杨九淦

出版发行: 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宜 兴 第 二 印 刷 厂

(武进漕桥, 邮政编码: 21317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305,900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800 册

ISBN 7-5343-1591-3

I·76

定价: 4.95 元

江苏教育版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墨子像

采自中国同盟会《民报》创刊号(1905年)

内 容 提 要

墨子学说，古代与儒家并称显学，后世却日渐衰微。墨学的研究虽自清代中叶开始复苏，后来还一度为学界所热中，但许多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在充分地考察前人研究情况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墨子的生平、著作与哲学、政治、伦理、经济、逻辑、教育等等思想，以及墨学的理论体系、阶级属性、历史地位特别是其中那些足以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劳动人民伟大品格而且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还有一定意义的精华，作出了详细的论述，对于历史上的“别墨”问题亦有所论列，还附有《墨学流布兴衰考略》、《清—民国墨学论 著 简明目录》和《战国汉唐诸子论墨资料》等等重要资料，是一部较为详尽的墨子研究论著。

Contents in brief

The doctrine of Mo Zi was a great school of learning, notable equally with Confucianism in ancient China. But it had become downfallen afterward. The research work on Mo Zi revived since the middle Qing dynasty & had been busily engaged in academic circles, but to a lot of questions as opinions varied, no unanimous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up to date.

On the basis of inspecting former achievements, this book have applied the viewpoint & method of Marxism in expounding the main questions such as the Mo Zi's, life his writings, political, ethic, economic, logical educational thoughts. Furthermore, the author to some extents, also analyzed the system of the Moism, doctrine class, attributes historical position. Especially those brilliant traditional essences, the great character of the labour people, can still be applied for enh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also some treatises on "Heretical Mo". "The main points of the textual criticism on the rise & decline of Moism", "The concise catalog of the writings on Mo Zi from the Qing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 "The main materials of arguments on Mo Zi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Han, Tang dynasties" are appendixes to this book.

序

阎 韬

杨俊光同志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学养深厚，长于辨析，又兼勤奋刻苦，几年来硕果累累。1986年出版的《公孙龙子蠡测》是学界公认的好书，现在这本《墨子新论》则是研究墨学的力作。作为老朋友，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墨学是先秦显学，富于独创精神，在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秦以后，墨家社会政治观点被儒法两家消化吸收，但其认识论、逻辑学说则湮灭不传。有清中叶以来墨学重新受到学界重视，人们希望从这个异于儒家的学派中，找到振兴中华的启示。然而，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如何公正准确地进行评价，始终是个问题。

《墨子新论》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墨学，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关于墨子社会思想的部分，指出墨子已有社会发展、进化的观点，《商君书》《韩非子》的有关论点其源实出于墨。关于墨子哲学思想部分，说明墨子虽然宣传有意志的天、鬼观念，但他并不是一个宗教有神论者，因为他在许多地

方把鬼神当作一种假定,而且从本质上看,对他来说天鬼只是他推行自己主张的工具。诸如此类的新东西不算少。当然还有不少观点不是俊光同志首先提出的,但是他的书给这些观点以合理的说明,并有机地把它们组织在一个大的系统之中。应该说,这本书把墨子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认真是杨俊光同志做人的特点,也是他做学问的特点。不论研究什么题目,他总是尽最大可能去全面地占有材料,包括原始材料和历来的注释、论著;他桩桩件件地指出前辈学者的贡献,决不掠美,这一方面表现了他的谦逊,同时客观地展示了研究者的历史足迹。他非常注重考据,对于文献中的一字一词,一件史实总要把它弄清,决不含糊过去,最反对连原书还没有读懂就妄加评说,乱贴标签的做法。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决不故作高深,胡搬乱套新的名词概念,让人读不懂。最后,他在语言上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力求准确、朴实、凝炼,他的文字是经得起推敲的。总之,他以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对自己负责的态度,一切认真,培养了良好的学风。这是他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原因。

杨俊光同志在生活上碰到不少不尽人意甚至不公平的事情。他苦恼、气忿、发牢骚。不过他是个顽强的执着于事业的人,发过牢骚照样工作,令人佩服。我相信俊光同志终将得到公平的待遇,同时愿他更注意用事业心化解苦闷与烦恼,为学界做出更多的贡献。

1991年6月

前言

墨子及其学说，古代与孔、儒并称，为孔墨，为儒墨。在墨子生前以至略后，墨学之盛几与儒等。如就墨与孔本人以及各自及门弟子活动地区的范围加以比较，甚至还是墨广于孔。但曾几何时，墨学即日渐衰微，不能与儒相比，甚而有灭绝之忧。自汉武帝以至有清中叶的一千八百余年，治墨学之可考见者仅晋之鲁胜、唐之乐台、宋之李焘、明末清初之傅山数人；且其各自所著书，大都早佚，仅存者亦迟迟不能流传。就今存史料言，孔子弟子可考者近百人，而墨子弟子可考者不足二十人，加上再传、三传、传授系统不详者亦不足四十人。胡适、梁启超等人认为属墨家的惠施、公孙龙、魏牟、其他辩者、宋钘、尹文、许行以及游侠家，实在均非墨家后学。儒家典籍汗牛充栋，而墨家著述则仅存《墨子》一部，其余《田俅子》、《我子》、《随巢子》、《胡非子》，均已于汉宋之间亡佚。更有甚者，因为《史记》未为墨子立传，只在《孟子荀卿列传》末附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这样二十四个字，致使墨子的身世也很模糊，姓名、生地、年代都成了疑问^①。

清代中叶乾隆、嘉庆年间，由于随着封建制度开始衰朽和资本

^① 直至近年，才由张知寒同志作出了“墨子的里籍应在今山东省滕州市境内”的详细考证，见《文史哲》1991年第2期所载《再谈墨子里籍应在今之滕州》等文。

主义萌芽而发生的经学地位的相对动摇以及考据学者考证经文通解经义的需要，墨学研究才开始复苏。自此以后，又由于在殖民地化危机面前讲求经世致用以自强御侮、与西方自然科学匹敌和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宣传等等的需要，治墨学者日众；在本世纪前三分之一的期间更几乎是家传户诵、人人言墨，特别是《墨经》的校释和研究成了社会的时尚。同时，从二十年代起，已经有一批拓荒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杜国庠等前辈，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这已经预示着墨学研究的光明灿烂的未来。

全国解放以后，本可以循着前辈马克思主义者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取得更加光辉的成就。但是，墨学的研究反而进行得很不充分，前面三十年内总共只出版了七、八本书，且其中有分量的几种又都撰著于解放以前，因此实际上就只三、四本小册子而已。只在近十余年来，墨学研究才开始了第二次复苏并有了蓬勃发展的势头，出版有关著作的量与质还略略超过了前面的三十年。

但是，直到今天，由于上述种种历史的原因，对于墨学的实质（特别是其哲学路线、阶级属性）、历史地位和意义等等的判断，都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墨子及其学说的研究，还是一项亟待进行的迫切任务。

下面，就是我研究所得到的初步结论。

社会历史观点

墨子虽还没有明确、概括地表述的社会历史观，但确已有了他自己的一种对社会历史的看法：“先王”治世和人类社会当时已达到的物质文明，都是一个逐渐进化、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而并不是历来如此的。墨子救世即改造社会的一切努力，以及对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采取分析的即述和作、继承和创造并重而不是唯古是从的态度，都是建立于这种历史进化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这种

历史进化观念的水平，已是当时儒、墨、道三家中最高的。历来被很高评价的《商君书》和韩非的历史观，其源实出于墨。

政治思想

墨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尚同”，认为政治、国家制度是为了救世之乱而产生和继续存在的。其思想的实质，是自上而下的、绝对的等级统治，要在强调君主集权。在社会普遍混乱的当时，这是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主张。通过后来法家的继承和发扬，君主集权亦即成了二千年封建政治的基本格局。

“尚贤”即要求各级官职都由贤者、胜任的人员来担任，是从“尚同”派生出来的，是一种保持政权、统治人民即实现“尚同”的重要办法。它的特异之处是：突破了原来的阶级眼界，对于人的一切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特别是由宗法血缘关系而取得的地位，都不予承认，而提出了在贤能面前人人平等、据此重新确定人的各种地位的思想。虽还未取消贵贱等级的界限，只是以另一种界限来取代原来的，但在当时的变革意义已经是十分巨大的了。

对当时天下大害的攻战提出的激烈批评，就是“非攻”。“非攻”之所非，只是侵略战争。它并不一般地反对战备和战争，而是明确地肯定战争的工具——武器的作用，非常强调战备，还直接地提倡正义的战争。墨子一生，为了止攻救守，奔波不息。

伦理思想

墨子虽还没有关于人性善恶问题的明确言论，但已经认为人的品性可以由后天的习染改变。他终身不懈地上说下教的直接目的，也就是在改变人的思想和品性。由此，非常强调道德的修养，还进一步涉及了道德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亦为先秦诸子一些有关思想的先驱。墨子道德论的特色是功利主义，明确以“利”为评判人的行为善恶的准则。他还发现了效果与动机有可能不一致，因

而主张对二者要兼而观之：在一般情况下，主张以“功”即效果为主，在效果还未表现出来的情况下，又颇注意动机以及可能有的效果。他的最高道德规范是“义”或“仁义”，其积极的要求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消极的要求则是反对“亏人自利”和“不与其劳，获其实”，这里，充溢着鲜明的劳动者道德情操，是墨子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

墨子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兼爱”的提出，也是服从于他的实践总目标——治世之乱的，他认为世乱的根源即是人与人不相爱。“兼爱”也就是“仁”，就是“义”，而“义”又就是“利”。因此，“兼爱”包括了“利”的内容，全面的说法是“兼相爱、交相利”。其涵义是：每一个人要爱、利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又都要互施爱、利于对方。与“兼”相对立的是“别”——不爱。墨子对“别”的批判，具有反对旧奴隶主贵族道德观念的深刻意义。在墨子当时、在任何阶级统治的社会里，这样的“兼爱”都是不能实现的；甚至只能落到鼓吹阶级调和，为巩固既存的统治秩序服务。但是，对于在当时还不可能得到彻底解放的劳动人民来说，“兼爱”的宣传亦总不是一无益处的。“兼爱”、劳动者的道德情操以及对旧奴隶主阶级道德观念的批判，是人类道德思想的发展在当时所取得的一种历史的进步。

经济思想

墨子经济思想的特色是重视生产、崇尚节俭。

从人类必须依靠劳动生产才能生存的观点出发，墨子把生产状况的好坏、物质财富的丰匱提高到了内政、外交、军事等取得成功的基础的地位。这一点亦为前此所无，唯后之法家堪与伦比；可知法家的生产论亦源于墨子。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墨子已经知道了发挥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分工的重要。他谈到了同一生产过程中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及联系，孟

子的“劳心”、“劳力”思想实亦发端于墨子。为了发展生产,他还非常重视劳动力以至人口的增加,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人口问题的思想家。关于减轻剥削、消除战争、反对厚葬久丧并蓄私无度等等的充分论述,具有保护劳动力、改革政治、发展生产的进步意义。

墨子消费思想的总原则,叫做“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约而言之,即是“节用”;分而言之,为“节用”、“节葬”、“非乐”。对于包括丧葬在内的各种生活用度,都根据这个原则作出了相应的严格规定。这一切,消极方面是为了反对“王公大人”的侈靡浪费。但还有积极的方面,是为了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最后还是为了政治上“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

哲学思想

出于救世即实践活动的需要,墨子在哲学上着重地探讨了认识问题,成为他的哲学思想的主体。墨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对认识的过程作出了详尽的描画和论述,又明确并十分强调地提出人的认识或言论的正误需要有一个标准来判断的哲学家。他所描画的,简直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知包括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在内的认识过程,同时也明确地区分了认识的对象与主体。在对认识过程以及知识分类和名实关系的论述中,都充分地表述了认识的来源是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思想。因此,对于思想和行动,都要求尊重客观、实事求是而力避感情的好恶。这是一种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他认为真理就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由此制定的检验真理的标准——“三表”,其实质是经验和效果;还有更可珍视的把这个标准推进到了经验和效果相结合的行动(称为“取”)。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实践标准的科学真理,甚至达到了朴素实践标准的高度。

救世的现实需要和唯物主义认识论,又推动墨子去探讨方法

和逻辑的问题,力图追求科学的方法;这原来也就是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普遍特征。墨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对事物的同异关系作出了较为具体和细致的分析,在对“同”、“异”进行各别研究和分类的基础上,达到了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或它与不同事物的关系构成的对立统一以及事物矛盾和对立面转化现象的认识。于是,对人的行动和思想也提出了兼容并包、适度、因客观情况的变化而行事的方法论原则。同异关系的研究和同异概念的提出,原来就已经是发了逻辑学之端。循此,墨子又提出并研究了逻辑的最基本的概念——“类”和“故”,对于思维的逻辑形式(主要是概念和推理)亦作出了重要的研究和阐发;在逻辑的基本规律方面,已经明确地认识并表述了矛盾律和排中律,对同一律和充足理由律亦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墨子后学所成就的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集大成和第一个粗具规模的逻辑科学体系的创建之历史功勋,亦奠基于墨子。

关于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墨子虽还没有直接、系统的论述,但充满《墨子》书篇章间的是面向实际的思想特质,这就充分地表现了他对客观世界的朴素唯物主义态度。《墨子》全书所研究的,全是现实问题。“十论”各篇之所论,皆属社会现实、国计民生的当务之急。《经上》篇更是扩大到了以社会、自然和人类思维为对象;除了社会伦理政治等等的内容,还探讨了物体的属性、运动、时空、人的身体与意识、因果等等问题。而且,都是把自己研究的对象当作客观存在来讨论的。就是说,对于自然界的客观性、物质性,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思想,最低限度也应该是一种自发的唯物主义。墨子“非命”而尚“力”,更是一种对人的主体的自觉、克服命运安排的自觉,其哲学路线亦属于唯物主义无疑。墨子虽然宣传有意志的“天”和“鬼”,但书中还有不少对天、鬼的疑辞;甚至鬼、神存在的本身也只是一种假定,而且还容许相反的、即鬼神不存在的假定。因此,墨子至少不是彻头彻尾的宗教有

神论者。更进一步,还可以看到:墨子的天、鬼实际只是他推行自己主义的一种工具,天鬼之所欲也就是墨子的主要主张;天、鬼的赏罚大部分又都不是活灵活现的鬼神创造的超自然的奇迹,而是假手于自然或人为的。这也就是说,天、鬼虽然干预世界,但其意志又与人的活动相一致。因此,天、鬼只是墨子的神道设教。而且,就墨子虽然积极宣传主宰的天、鬼,但已经明确地为天、鬼安上了一个确定的属性或赋予了一种明确的性格——根据人的品德行为的善恶施行赏罚看,又正好是那种不能忍受它喜怒无常的淫威的怨天、疑天思想的继续和前进。墨子的世界观,就其对客观世界的朴素唯物主义态度、主力“非命”以及“天志”“明鬼”作综合的、总体的考察,应该属于唯物主义。

教育思想

同样是为了救世的需要,墨子极其重视教育,可以说是充分地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墨子的教育态度,是他强力从事的人生态度的延伸:教的方面要强教,学的方面要强学。墨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贤良之士”,因此,道德教育就成了主要的内容。墨子在“说书”以外,把“从事”和“谈辩”也列为知识教育的内容,标志着对旧的传统内容“诗书礼乐”的突破,而已经十分重视生产包括军事的技能、自然科学知识和逻辑学了。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墨子也总结出了如下一些重要的原则和方法:因材施教、量力性原则,讲清事物的所以然之故,学以行为本,博约并重,等等。

理论体系

墨子学说,就其本人在《鲁问》篇所列举以及门弟子记录整理所成各专篇而言,主要是由“尚同”“尚贤”“非攻”的政治思想、“兼爱”的伦理思想、“节用”“节葬”“非乐”的经济思想、“非命”“天志”

“明鬼”的哲学思想所组成。政治思想是他的救世主义理论的核心和主体；伦理、哲学思想是他的观点和方法，经济思想则是一些具体的政策，都是为认识社会从而对之进行政治改造这个救世总目标服务的。在政治思想中，又以“尚同”为第一义，“尚贤”、“非攻”都是它的推衍。墨子是一位以救世为己任的政治实行家。

阶级属性

墨学以“尚同”的政治思想为核心、强调等级统治，又有“尚贤”、“非攻”、“兼爱”等为之羽翼而欲统治者长有权，所以属于当时社会统治阶级而非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它“非命”主力、倡论历史进化、鼓吹社会改革、重生产、强调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讲节俭而反对侈靡、反对过度的剥削、批判奴隶主的道德，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所展示的也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阶级的精神面貌，“尚贤”思想更是突破了旧的等级界限。这些，都说明它代表的又决非旧的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而略同于新的统治阶级——新兴地主，是地主阶级中由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那个阶层的思想代表。依此，它的产生和衰亡也就很自然地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在春秋战国这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随着小农和独立手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小生产阶层日益扩大和活跃。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并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还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它的迫切的任务是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镇压其反抗并统一全中国；这就十分需要利用广大小生产者的力量。因此，地主阶级的胜利就使未能争得统治的小生产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有可能上升到地主阶级的行列，这个时期的小生产者在分化中上升到地主阶级中的人数就十分众多。于是墨子与墨家学派也就应运而生，并成了这个时期的“显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逐渐地融合，由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阶层被其他部分所同化。秦汉以后，整个地主阶级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变成了取得统治地位的、与非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的阶级;随着夺取、巩固政权和统一全国这两项历史任务的完成,对小生产者群众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小生产者大量地上升到地主阶级行列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这一部分人的数量锐减,已经不能构成一个阶层,墨学也就失去了它的阶级基础。在意识形态方面,与原来各个阶层的融合相平行,出现了儒家荀子和杂家《吕氏春秋》那样的综合。墨学中那些有生命力即反映地主阶级共性而仍然有用的东西就包含在这种综合之中,而那些反映小生产者上升而来的那个阶层个性的东西则逐渐消亡。于是,墨学也就不能继续以自己独立的形态出现,墨家也不能仍然作为一个学派而存在了。

历史地位

墨学的核心——政治思想,实为二千多年中国封建政治之滥觞;在墨子当时更完全是进步的。墨子改革现实、尚贤使能、重视生产、强调节俭、讲求实效的治国方略,在后世以至今天,都发生过也还可以继续发生进步的作用;维护和平、反对侵略的“非攻”也仍然是今天国际关系的一个准则。他的道德思想充满劳动的气息,本人的人格,大公无私、言行一致、劳身苦心、牺牲自我、强力从事、热诚救世、见义勇为的崇高精神,至今还闪耀着不朽的光芒。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亦推动了人类认识的前进和教育事业的发展,面向实际、强调实行的认识路线以及对教育事业的充分重视和从事教育工作的高度责任感,今天还不减其积极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足以代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品格。秦汉以后的所谓墨家亡绝,亡了的只是作为学派的墨家。墨家的精神则绵延不息而未尝灭亡,在历代统治者的政策和学术思想以至民族精神中,都存在着它的积极的影响。今天,对墨学的研究及其精华的发掘,会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正如蔡尚思先